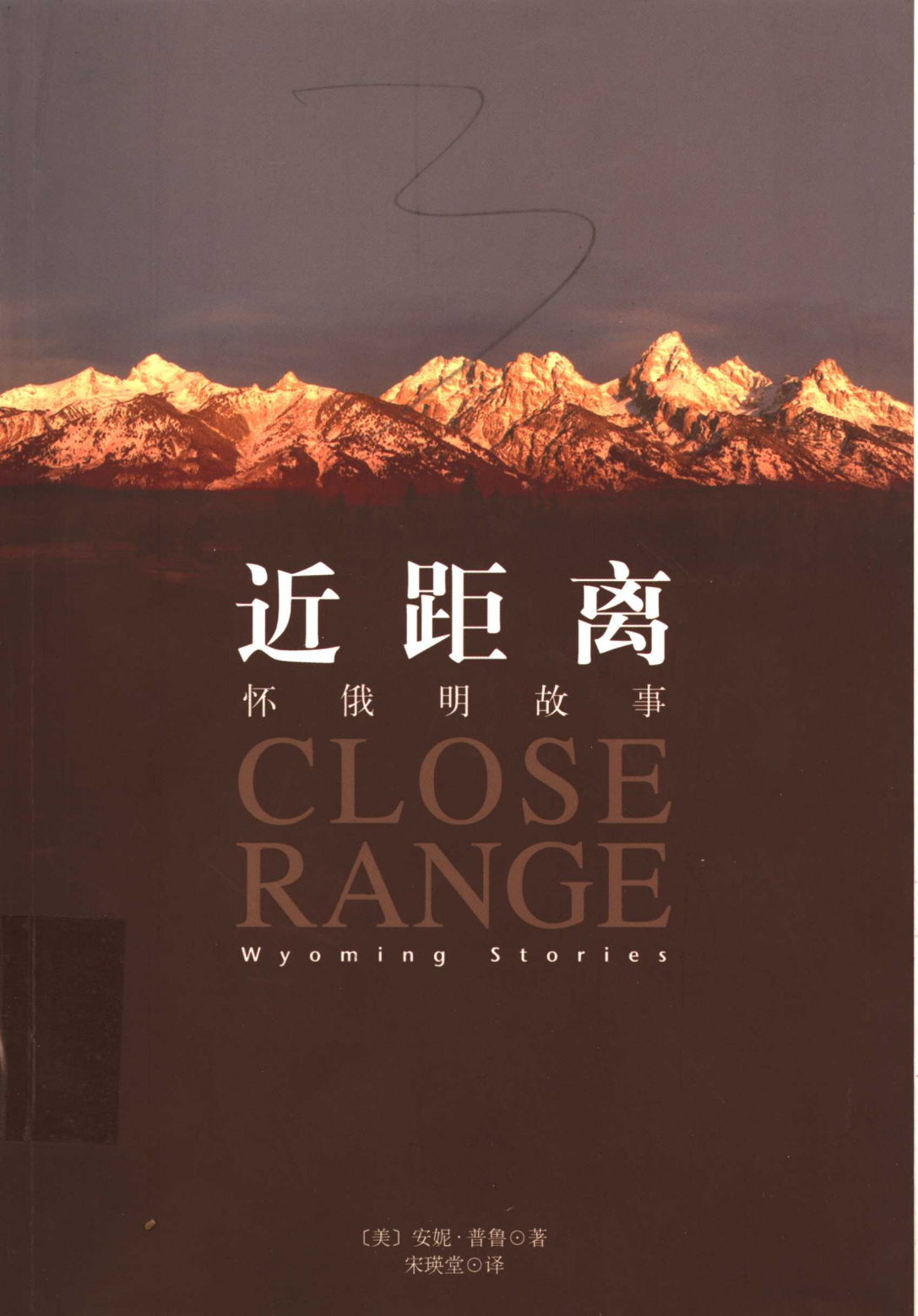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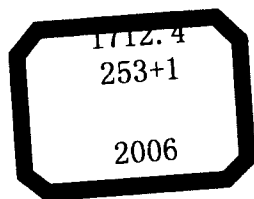
近距离

怀俄明故事

CLOSE
RANGE

Wyoming Stories

〔美〕安妮·普鲁◎著
宋瑛堂◎译



近距离：怀俄明故事

CLOSE RANGE Wyoming Stories

〔美〕安妮·普鲁◎著
宋瑛堂◎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E. Annie Proulx
CLOSE RANGE: Wyoming Stories

Copyright © 1999 by Dead Line,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ad Line, Ltd.
c/o Darhansoff, Verrill, Feldman Literary Agent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距离 怀俄明故事 / (美) 安妮·普鲁 著; 宋瑛堂 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ISBN 7-02-005558-3

I. 近… II. ①普…②宋…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
集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6660 号

责任编辑: 姚翠丽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周小滨

近距离 怀俄明故事

Jin Ju Li Huai E Ming Gu Shi

〔美〕安妮·普鲁 著

宋瑛堂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3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02-005558-3

定价 16.00 元

感 谢

感谢许多人给予我的鼓励与支持,帮助我完成这些故事的创作,我很感激他们。特别谢谢我的编辑南·格雷厄姆提供建议与忠告,也谢谢她有兴趣以短篇小说选集复兴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插画小说的光辉传统。谢谢我的经纪人利兹·达汉索夫,以及达汉索夫与维里尔的所有员工提供各种协助。我也感激老友汤姆·沃特金不介意与我反复讨论角色生活中细之又细的层面。我要谢谢优克罗斯基金会的伊丽莎白·顾馨、莎朗·戴内克与基斯·特罗尔给我的百番善意,也要谢谢基金会大红农场的约翰和芭芭拉·坎贝尔夫妇慷慨好客,提供诸多讯息,也有幸与约翰搭飞机鸟瞰地貌。我也很荣幸与《纽约客》小说部编辑比尔·布福德合作,改写本书数篇故事以利刊登,我收获甚多。感谢保罗·埃切帕尔向我解释一九六〇年代绵羊营地,感谢词曲作者兼乐手斯基普·戈尔曼,是他说服我参加内华达州艾尔科举行的牛仔诗会,让我有机会认识得克萨斯词曲作者兼歌手汤姆·罗素。我要感谢汤姆·罗素好心应允我采用他震慑人心的歌《头上天空,脚下泥巴》的部分歌名,当作本书一则故事的标题。我在艾尔科也认识了画家威廉·马修斯。本书第一版的封面采用的就是他杰出的画作,我对他深深感激。我要谢谢布齐·马利,阿凡达酒吧的负责人。他要求我以该镇为背景写一篇故事,所以我改编《吃掉旅人的小牛》,加入怀俄明风味,写成《血红棕马》让他如愿以偿。《吃掉旅人的小牛》在很多饲养牲口的文化中为人津津乐道。另一篇故事《半剥皮的阉牛》首见于《大西洋月刊》,是根据冰岛民间故事《波杰尔的雄兽》(Porgeir's Bull)改写而

成。我热爱地方历史,多年来收集了北美多地的当地生活、事件的回忆录与叙述。拜读过海莲娜·汤玛斯·鲁波顿于一九八七年发表的怀俄明地区史佳作《红墙与家园》(由玛格丽特·布洛克·汉森编辑出版),其中几段叙述令人心神不宁,久久无法忘怀,因此将其中真人真事取来当作《身居地狱但求杯水》的起点。

《怀俄明历届州长》节录的诗句,作者是十七世纪诗人爱德华·泰勒,出自唐纳德·E·史丹福编辑、一九六〇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发行的《爱德华·泰勒诗集》。

《半剥皮的阉牛》是本书的源头,最初是自然保育联盟请我为筹划中的短篇小说选集《离开踏踩小径》(*Off the Beaten Path*, Farrar, Straus & Giroux 出版,一九九八)贡献一篇。其中的故事必须从自然保育联盟保护区获得灵感。我答应了,条件是我想参观的保护区必须在怀俄明境内。我参观的是位于大角山脉南坡、占地一万英亩的十眠保护区,我一待就是数日。我也要对菲尔·谢泼德与安妮·汉弗莱表达由衷谢意,多谢他们拨冗协助。再度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创作,让我感到有趣又具挑战性(短篇小说对我来说非常难写),而以怀俄明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选集更令我全心投入。出版社允许我绕小路一游,让我感到很幸运。

题辞“现实在这里绝对派不上太多用场”引用自杰克·希特斯的《鹿和亿万富翁何处玩耍》,一九九七年十月号《户外》杂志。出自一名农场人,姓名已不可考。非现实、奇思异想与未必成真的元素,为这些故事添上色彩,正如真实人生因这些元素而多彩多姿的道理一样。在怀俄明,最不奇思异想的状况,是在这片艰苦的大地靠农场维生的决心。

最深切的感谢要献给我的子女,感谢他们容忍我紧凑的步调、以工作为重的做法。

安妮·普鲁

目 录

感谢	001
半剥皮的阉牛	001
脚下泥巴	021
工作史	057
血红棕马	065
身居地狱但求杯水	071
荒草天涯尽头	091
一对马刺	119
孤寂海岸	155
怀俄明历届州长	173
加油站距此五十五英里	209
断背山	213

半剥皮的阉牛



梅罗漫漫的这一生,从他搭火车离开夏延^①时,当年那个身穿羊毛西装、竭力推销商品的男童,转变为如今垂垂老矣、举步维艰的资深公民,若以线轴为喻,原本紧致缠绕的线轴,这一年已余丝寥落。梅罗尽量避免回想出生之地,一个所谓的农场,位于大角山脉南边枢纽地带的一片诡异之地上。一九三六年他只身离乡,从军上战场后重返该地,结了婚,再婚(然后再结婚),从事清理锅炉与通风管的工作,再靠几笔睿智的投资发了财,退休,投身地方政治,然后引退,从未惹出丑闻,从未重回故里亲眼看老头与弟弟罗洛破产,因为他知道他们早晚有此下场。

他们管那地方叫做农场,它也确曾是个农场,但有天老头说,在如此险恶的乡野养牛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母牛往往跌落悬崖,没入污水塘,大批幼牛遭狮子猎食而去,青草不长,绿叶繁生的大戟与加拿大蓟却争相上蹿,强风挟带的沙砾将挡风玻璃刮得视线模糊。老头使出诡计弄到邮差的工作,笨手笨脚往邻居邮箱里投递广告时却好像在干坏事。

梅罗与罗洛都认为,送信的差事背离了农场的工作,而这些工作都落在他们身上。繁殖用牛仅剩八十二头,而一头母牛的价值也不超过十五美元,但他们仍继续修补围墙,剪牛耳,盖烙印,不时地为陷入泥坑的牛脱身,猎捕狮子,只希望老头迟早会带着他的女人与酒瓶搬到十眠,他们就能效法祖母将农场整顿一番。多年前

^① 夏延(Cheyenne),怀俄明州首府。

祖母奥利芙在雅各布·科恩伤了她的心后曾奋力整顿此地。可惜农场并未如愿大放异彩,六十年后的梅罗成了年高八十的素食鳏夫,定居麻省巫复,住在殖民地风格的独栋房子里,在客厅踩健身单车做运动。

某个寻常的阴雨早晨,话筒彼端一个女人刺耳的声音说她叫路易丝,是蒂克^①的妻子,叫他速回怀俄明州。梅罗既不认识她,也不知道蒂克是何许人,后来对方解释蒂克姓科恩,是你弟弟罗洛的儿子,前几天食火鸟撒野,抓死了罗洛,就算没死,前列腺癌迟早也会要他的命。没错,她说,罗洛生前当然仍是农场主人。一半而已啦。她说,过去十年来,多半是我和蒂克在管事。

食火鸟?他没听错吧?

没错,她说。噢,你当然不晓得了。听说过澳洲怀俄明吗?

梅罗没听说过,他心想,怎么取蒂克这种名字?他想到的是从狗身上捻下的那种圆滚滚的灰色昆虫。这只扁虱大概以为自己即将接管整座农场,把自己养得圆滚滚的。他说,食火鸟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那边的食火鸟难道全都疯了不成?

她说,农场的现状就是这样,澳洲怀俄明。早先罗洛将农场卖给女童子军团,不过后来一个女童子军被狮子叼走,因此将土地卖给隔壁班纳农场。班纳在上面牧牛几年,然后再转卖给澳洲富商。富商创办了澳洲怀俄明,可惜两地奔波太辛苦,而他与农场经理也不合,因此萌生退意。农场经理是爱达荷州来的伐木工人,喜欢佩戴一只当铺买弄来的牛仔扣环。富商找上罗洛,请他来管理农场,利润一半归他。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往事了。农场经营得有声有色。她说,我们现在当然没开放,因为是冬天,没有观光客上门。可怜的罗洛帮蒂克将食火鸟赶进另一栋农舍,其中一只冷不防转身,朝他亮出大尖爪。食火鸟的爪子真伤脑筋。

^① 蒂克(tick),另有“扁虱”之意。

我知道，梅罗说。他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大自然节目。

她对着电话大吼，仿佛全国电话线路中断，蒂克用电脑查到你的电话号码。罗洛老是说想跟你联络联络。他希望你来看看现在的情况。他拼命用拐杖想击退食火鸟，最后还是被扒得肚破肠流。

梅罗心想，也许好戏还在后头。绕圈子说话令他不耐烦，所以他马上说他会参加丧礼。他向路易丝说，没必要讲班机号码，也不必接机，因为他不搭飞机。几年前搭机碰上冰雹，降落后飞机外壳活像威化饼烘盘。他打算开车去。路途多远，他当然知道。他有辆好得不得了的车，凯迪拉克，向来都开凯迪拉克，装的是马牌轮胎，走的是州际公路，开车技术一流，一辈子从未出过车祸，敲敲木头以免一语成谶，四天，星期六下午前会赶到。他听出对方语气带有诧异的意味，知道对方正在估计他的年龄，猜想他必定有八十三岁，比罗洛大一两岁，猜想他必定也是拄着拐杖走路，口水汪汪流，来日不多，过一天算一天，而她大概也正在抚摸着自已斑白的头发。梅罗伸展着肌肉发达的双臂，弯曲了一下膝部，以为自己有机会躲过食火鸟的攻击。他将目睹弟弟坠入一个红色的怀俄明地洞。那情景会将他猛地拉回来；乌云间那耀眼的闪电之绳并非向下劈闪，而是强有力地向上击穿灼热的苍天。

骤然间他的思绪中冒出老头的女友，如今他已记不起她的名字。只记得罗洛老睁大眼睛看着她啃得血迹可见的手指，指甲咬得几乎见肉，她颈部的血管盘错如丝，上半臂披覆着长毛，嘴里叼着的烟草，亮着火光，白烟袅袅而上，刺得她眯起野马般的凸眼，她是那些残忍故事和故意伤害事件的讲述者。老头的头发日渐稀薄，梅罗当年二十三，罗洛二十岁，她却将三个男性玩弄于股掌之间。如果你欣赏马匹，就会喜欢她的拱形脖子与马臀，高耸多肉，让人不禁想拍一下。风在房屋四周呜咽作响，吹得雪花结晶窜进扭曲的圆木门缝。厨房里的人似乎都各怀心思。她将阔臀摆平在

狗食箱边缘,看着老头与罗洛,贼亮的眼珠不时瞟向梅罗,方形牙齿啃着指甲缘,吸吮不时涌出的鲜血,一面吞云吐雾。

老头喝着尚清酒,以去皮的柳枝搅动,去除苦味。梅罗站在廊厅衣柜前考虑他那些帽子,他是否应该戴一顶去参加葬礼呢?这时老头的影像清楚地映入脑海。老头帽缘的蜷曲形状之绝无人能比,右边卷得厉害,是因为脱戴帽的关系,左边则向下倾斜,幅度不一,有如单坡屋顶。两英里之外就能认出他。他当年就戴着这顶帽子坐在餐桌前,倾听那女人讲述锡头人的故事,一面一口口喝干杯中物,喝到已有九分醉,流氓似的脸孔线条松弛下来,塌陷的牛仔鼻梁,疤痕交错而过的眉毛,一边残耳,皆在他杯杯下肚时一一融化消失。他过世至今必然超过五十载了,入土时身穿邮差毛衣。

女友开始讲故事,对,我爸小时候,在杜布瓦附近有个男的名叫锡头人,开了个小农场,有几头牛马,几个小孩,一个老婆。他有个很好笑的特点,就是他曾经踩空水泥阶梯掉下来,锡板因此插进头壳里。

这种人多得是,罗洛以挑衅的口吻说。

她摇摇头。他可不一样。他的锡板质料是镀锌钢,会侵蚀他的大脑。

老头举起尚清酒瓶,对她扬扬眉毛:要不要,亲爱的?

她点头,接下酒杯,一仰而尽。噢,小意思,醉不了我的,她说。

梅罗以为她随时会学马嘶鸣起来。

罗洛说,后来呢?他一面挖着黏在靴跟下的马粪一面问。锡头人和他脑壳里的镀锌钢金属板呢?

她说,我听说是这样的。她举起酒杯,示意再来一杯尚清,老头斟满后她继续讲述。

梅罗反复思考多年前那夜的往事,他梦见马匹繁殖,抑或是沉

重的呼吸,究竟是性爱还是该死的拼命急喘,他并不清楚。翌日他清醒时,全身汗水湿臭,盯着天花板大声说,这种情况,恐怕得延续一段时间了。他指的是牛群与天气,也可以说任何事物,以及往东南西北各方向两三州所能碰上的机缘。在巫复的家中踩着健身单车时,他想事实稍有出入:他那时想要一个专属自己的女人,而非盗用老头的二手货。

路面的裂痕与坑洞皆由沥青填满,车胎开在上面哗啦作响,葬礼时戴的卷边毡帽在后座滑动,这时他想知道的是,罗洛是否抢走了老头的女人,在她身上丢了个马鞍,然后骑着她进入晚年?

州际公路沿途摆放的橙色塑料警示圆堆减缓了车辆的行进速度,把车流挤入单一车道,原本可望准时抵达的想法也就此破灭。他的凯迪拉克被拖挂货车包围,这些卡车的空气制动器嘶嘶作响,巨大的后轮不断发出呼哧呼哧抽鼻子的声音,他从后车窗可见一辆逐渐逼近的皮特比尔特^①。他的思路因此窒碍难行,宛似梳着心思的梳子碰上纠缠处动弹不得。路况稍好时,他一心想赶路,却被公路巡警请到路肩。警察脸上长着青春痘,唇上蓄有髭须,双眼一大一小,问他的姓名,问他要往哪里去。一时之间,他竟想不起自己在做什么。警察以舌头舔舔参差不齐的胡子,一面在罚单上写着字。

葬礼,他突然说,去参加我弟弟的葬礼。

放轻松点啊,老公公,不然你自己家人也要准备帮你办丧事了。

他盯着罚单,盯着可笑的笔迹骂,你这个臭小子,但小胡子早已扬长而去,在车流中快速前进,恰似梅罗当年猛踩油门离开农场的动作,眯着眼睛看着磨损的挡风玻璃外的路况。他原本可以用

^① 为美国佩卡集团皮特比尔特公司的产品,是重型卡车,号称公路卡车之王。

较有风度的方式告辞，但迫切感如同铁棒般重击在肱骨上，激起一阵热流通往手臂。他相信当时是马臀女靠在柜子上，罗洛黏在她身上，老头狂饮着尚清酒，没有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了也不在乎，这一幕的作用有如钥匙插进发动装置里。她扎了两条挽有灰发丝的辫子，可供罗洛作缰绳用。

是啊，她以低沉、骗得过人的嗓音说。跟你说呀，锡头的农场怪事一桩接一桩。鸡毛一夜之间变色，小牛出生只有三条腿，小孩不是纯种白人，妻子老是嚷着要买蓝色餐盘。锡头做事总没耐心做完，每次都是半途而废，连裤子也只扣到一半，所以老二常走光。镀锌钢板在他脑袋里作怪，连带害惨了农场和家人。不过，她说，他们还是得跟其他人一样吃饭对不对？

罗洛说，我希望他们吃的派比你做的可口。苦樱桃派一咬下去满口种籽，有谁喜欢？

梅罗对女人的兴趣开始于这件事情发生几天之后。有一天来了一位人类学家，老头摆头示意，对梅罗说，带他上山去看看“印丹人”的“胡画”。梅罗当时不过十一、二岁。他们沿着小溪骑马上山，追着一对绿头鸭。鸭子朝下游飞走，随后又突然现身，背后的追兵是苍鹰，以击掌般啪的一声攻击公鸭。公鸭急忙穿越树木，蹿进枯木堆，而苍鹰也倏然飞走，来去火速。

他们向上穿越多石的景观，有风蚀而成奇形怪状家具的石灰岩床，有被啃过的发霉面包，零散的骨头，折好成叠的肮脏床单，曝晒褪色的螃蟹螯与狗牙。他将两人的坐马绑在狐尾松群丛的树荫下，带着人类学家往上走过枝干僵直的山桃花心树来到悬壁。两人头上耸立着备受侵蚀的悬崖，被橙色地衣点缀得亮眼，坑洞与岩架因累积数千年猛禽粪便而阴暗。

人类学家来回走动，仔细观察着红黑色的壁画：野牛头骨，一

列加拿大盘羊,持矛勇士,误入陷阱的火鸡,手持木棍的死人倒栽葱往下掉,赭红色的手,凶恶的人头上顶着耙子,人类学家说是羽毛头饰,红色大熊以后腿站立朝前舞动,也有同心圆、十字、格子。他在笔记簿里依样画葫芦,数度念念有词。

那是太阳,人类学家边说边指着壁画中的标靶,将铅笔刺入空中,仿佛想打蚊虫。他本身就像一幅未完成的图画。那是梭镖投射器,那是蜻蜓。再往前走。这是什么,你知道吧;他摸着一个分叉的椭圆形,以沾满尘土的手指揉着岔开处。他四肢着地跪下,再指出几个圆形,共有数十个。

马蹄铁吗?

马蹄铁!人类学家笑了起来。不对,小朋友,是阴门。这些全是。你不知道阴门是什么吧?礼拜一上学时,去翻翻字典就知道。

是象征,他说。你知道什么是象征吗?

知道,梅罗说,高中鼓号乐队里有人拿着敲的那种东西。^①人类学家大笑,对他说他前途无量,赏他一块钱谢谢他带路。告诉你好了,小弟弟,印第安人和所有人一样都做那档子事,人类学家说。

他果真到学校查字典,感到尴尬,赶紧重重合上,但字典里的影像已深植脑海(背景有鼓号乐队铿锵伴奏着),粗糙的赭红色壁画,他坚信女性生殖器构造必如地洞里的画作,却苦无肉体示范,只好想像老头的女友摆出狗爬式让人从后进入,如母马般呻吟,不是地质学,而是血肉之躯。

周四夜,梅罗屡次受到施工、绕道的阻碍,刚来到得梅因郊区就无法继续赶路。住进煤渣砖砌成的汽车旅馆后,他设定好闹钟,却在铃响前被自己的鼾声吵醒。他于五点十五分起床,双眼火红,望向塑胶窗帘外,只见自己的车子铺上一层雪,在汽车旅馆的“住

^① 英文的“象征”与“钹”同音。

宿、住宿”灯光下闪着蓝光。他走进浴室，冲泡旅馆的即溶咖啡，没加代糖或人工奶精直接喝下。他想要咖啡因的刺激。他心思的根源感觉枯萎、闷烧。

这天早晨寒冷，小雪斜斜飘落：他打开凯迪拉克，发动，拐进车流动线，全是大拖挂货车，每辆拖曳两三只大货柜。由于来向车流的头灯红光刺眼，他因此错过西向交流道，开进坑坑洞洞、泥泞满地的市街，向右转，再向右转，以汽车旅馆的“住宿”招牌当作路标，惨的是，他身处州际公路的反向车道，那个招牌属于另一家旅馆。

他再度开进一条满地泥坑的小巷，开到一处圆环，赶着上班的驾驶人吸吮着隔热杯里的咖啡，仪表板上有面包在滑动。圆环转到一半，他注意到了州际公路交流道入口，连忙转弯，却撞上一辆大刺刺写着“催眠戒烟！保证有效！”的厢型运货小卡车，后头也被加长型轿车追撞，而轿车后面则被开着公司小卡车、正在打哈欠的水力清理员撞个正着。

以上的情景，他目击的部分很少，因为安全气囊将他挤在驾驶座上，嘴里尽是橡胶、粉尘的味道，眼镜的镜片嵌入鼻子。他直觉就想怪罪衣阿华州以及该州居民。他的衬衫袖口上有几滴圆形血迹。

在鼻子上贴好星条花样的邦迪后，他视察被撞烂的车子，乌黑的液体倾泻在公路上，由拖车公司拖走。他带着行李箱与葬礼毡帽，上了计程车，朝相反方向来到兄弟汽车行。汽车行附近有几位精神涣散的业务员，如同脱轨卫星般漫步着，他在这里买了辆二手凯迪拉克，与撞坏的那辆同为黑色，车龄却多三年，车内不是以奶油色的真皮装潢，而是日晒褪色的天鹅绒。他请人从被撞坏的凯迪拉克里取下安好的轮胎装上。只要他喜欢的话，买车大可像买香烟一样轻松消费。上了公路后，这辆凯迪拉克的表现不尽理想，在他猛转方向盘时突然往一旁狂冲，他猜想可能是车框歪斜。可恶，回程时他还想再买一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路过内布拉斯加州的克尼有半小时，这时满月升起，一个荒唐可笑的形象映在后照镜上。月亮上方的乌云有如蜷曲的假发，丝状边缘有如银发。他摸摸肿胀的鼻子，轻抚着下巴。下巴遭气囊直击后一触即痛。当晚就寝前，他吞下一杯添加威士忌的热水，然后躺上潮湿的床铺。他整日没吃东西，但一想到沿途的简餐，胃肠不禁翻搅起来。

他梦见自己置身那栋农场房屋，但室内所有家具均搬运一空，院子里有身穿肮脏白制服的军人在激战。大炮声震天动地，震破了窗户玻璃，震得地板四分五裂，因此只得踩着托梁走。分崩离析的地板下，他看见几个镀锌钢澡盆，装满凝结成块的黑色液体。

星期六早晨，想到还有长达四百英里的路要赶，他囫囵吞下几口烧焦的炒蛋，几口涂上罐装沙沙酱的马铃薯，一杯黄色咖啡，没有留下小费就直接上路。这些食物并非他想吃的。他早餐习惯喝两杯矿泉水，剥六瓣蒜头，一颗西洋梨。西向的天空浩瀚阴沉，身后则有亮晃晃的橙色光晕破云而出，夺目艳丽。太阳粗浊的边框紧压地平线。

他驶过州界，六十年来第二度抵达夏延。这里有霓虹灯，有车流，有钢筋水泥，但他熟知此地，知道夏延是时运有起有落的铁路城市。上一次他饥饿难熬，进入联合大西洋车站餐厅，尽管他不习惯上馆子还是点了一客牛排。女服务生上菜后，他切着牛排，鲜血流散在白盘子上，让他无法忍受，他看见了那头家畜，张开大口无声狂啸，同时也看清自己急剧反感的滑稽之处——一个误入歧途的养牛户。

这时他在一个电话亭前停车，尽管离车只有七英尺远他仍然把车锁上，然后拨了蒂克妻子给他的号码。被撞毁的车子里本来有电话。听筒冒出吼叫的女声。

我们没接到你来电，以为你改变心意了。

没有，他说，我今天下午晚一点会赶到。我现在到夏延了。